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何均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三十七

宋 黃榦 撰

行狀

貢士林君丕顯行狀

君姓林氏諱謨字丕顯福州連江縣鄭崎人鄭崎州之東南海中水環之去市郭絕遠島居之民耕且漁以生罕業儒傳名者率狹陋守尋常無超越之見君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為文操紙筆立就從鄉之三山林

公遊與東萊呂先生為同舍生東萊先生年最少少於君且數歲先生所為詩若文輒手抄默誦之其後先生以道德文章為四方學者師樞衣從者數百人君聞之慨然曰吾得師矣裏糧浮海誣首受業從諸生後惟謹君年四十有二矣先生方哀集諸儒詩春秋之說其所編次君與有力焉諷玩抄錄窮日夜不少懈勞心疲精甚或眩瞶僵仆幾不可支持少定復據案誦習如初先生常曰此閩中瑞物也每舉其立志用力者以誨諸生

焉語及當世名儒斂衽起敬而於武夷朱夫子尤拳拳
不少忘後嘗一再侍函丈猶以貧且老不得朝夕見聞
其鄉人有常從學於夫子者雖後進晚輩必造門願交
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于老而愈篤也其天資樂
易純實事親孝友于兄弟於親故之誼尤篤平居與人
言怡怡然惟恐傷之雖待子弟僕隸亦然家庭瑣碎心
事隱微雖毫髮未嘗有所隱於人方從學金華母夫人
鄭氏尚無恙君思親之在遠中夜感念歔歔以至泣下

及歸鄉人慕君之賢郡文學以禮延致之居數月即引去曰不遠千里而辭其親者為道故也今又安能舍其親而為人乎即歸杜門竭力致養執親之喪哭泣悲哀鄉人不忍聞既反哭曰吾朝夕侍吾親而忍一旦離之乎晝奉几筵夜宿墓下更三年如一日名其所居之廬曰著存除喪猶不忍去乃率其子弟若兄弟之子肄業焉終其身平生未嘗計資產豐約兄弟同室無間言輕財急義朋友之貧者力調之衣服囊篋恣所取至有背

義忘施而復請於君者君待之如初無毫髮怨望靳惜
意君家伏臘本粗足卒以是取困乏鄉人皆嗤之君曰
吾有讀書教子而已貧富貴賤天也死之日家無餘財
朋友善類無不為之齋咨灑涕者嗚呼人之所以溺於
利慾之私而忘其天理之樂資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
所謂學者無不欲取科第夸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
斷喪其良心若君者乃能于大海之濱荒茁之隈超然
知以從師問道為事而不惑于世俗尋常之見豈不賢

於人乎哉君之曾祖鰥祖其父元炳皆隱德不仕至君始獲與薦書娶柳氏潘氏子二人審向審尚女二人長適將仕郎趙汝渙次未行君以紹熙癸丑年正月卒享年五十有九將以甲寅年後十月葬于金聲坑之原審向來言曰先人之友最厚者莫如君知先人之志趣行事最詳且實者亦莫如君今不幸先人歿不次其事無以發先志示後人敢以為請幹州角聞君名既冠從師於武夷金華遂獲與君為忘年友二十餘年之間辱君

之教而於金華之日相與為最密故知其所以為學者
尤詳焉遂不敢復辭而次其事之大槩如右謹狀紹熙
五年九月日江夏黃榦狀

朝奉郎尚書吏部右曹郎中王公行狀

公諱遇字子正王氏之先世有篤行鄉閭敬之以長者
名其家至公之曾祖始以舍法兩魁其選朝奉公立與
鄉薦雖不第以儒業顯相繼為學者師別駕公博而文
尤長於詩所留題人爭傳詠以熟公資警敏自力於學

少遊鄉校挺挺見頭角甫冠為太學生文詞優異月書
季考數占前列未幾升上舍東萊呂先生器之以學職
屈公公守規矩諸生相戒無敢犯乾道五年廷試中甲
科調臨江軍教授丁別駕公憂閩俗多忌以喪歸自外
者不以入其家別駕公歿於建公護喪以入殯楹間哀
毀蔬食終三年無違禮再調處州教授丁宜人楊氏憂
既免喪再調蘄州教授公之三調教官也率需次五六
年凡其不赴也又率以官期甫及而丁家禍至蘄州時

距登第已十有七年矣一時同輩才學出衆人者皆已
登牘仕公恬然不以動其心方間居時不遠千餘里受
業於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之門攷德問業以正學不
明為已憂精思力行以求自得不務為入口出耳釣名
聲求利祿涵泳濔濔所蘊益富而人亦以大用於世者
期公矣斲學久廢諸生家坐而官餉之公嚴為程課寢
食必於學日為講說語孟經史一以洙泗伊洛之傳為
正夜漏下二十刻猶徘徊學舍督諸生誦習獎勵戒飭

斬人化之衣冠濟濟若中州然既滿秩丞相留公欲以
掌故處公且囑公侯公曰朝廷用人使之知又使之俟
是我不才以自取辱也亟趨部注福州懷安縣丞閩帥
詹公體仁鄭公僑以禮屈公置幕府公極意裨贊事無
纖鉅咸盡其心力不以名德自居也給事尤公褒祭酒
李公祥皆一代名流交口薦公丞相趙公亦聞公賢且
將擢用而偽學之禍興矣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長
樂縣丞相陳自强侍御林采輩所居權勢薰灼鄉井騷

動官吏凜凜奉承少忤意輒罪去人以為公憂公介然
自守持身廉謹蒞事公勤諸同寮亦莫敢撓也搏節浮
費積緡錢數千興修大塘水利溉田十餘萬頃歲旱而
稔邑人植碑立祠以報公德郡以聞於朝當路者不敢
沒其實而增秩焉轉奉議郎通判贛州公之方注邑長
樂陳自強為諫官與公有太學同舍之舊欲薦公其滿
歸也自強為丞相欲留公其倅贛也部使者既以公薦
屬有旨侍從郎官薦賢諸公要人亦交以公聞時韓侂

胄頴國公毅然不少貶以求售也侂胄既就誅群邪竄
斥衆正登用丞相錢公始擢公為太學博士未數月除
諸王宮教授駸駸嚮用矣適毗陵大旱議選可為守者
以公誠心懇惻熟知閭閻疾苦遂屬公既至講求荒政
竭官府之儲以賑民公帑之餽遺公廚之燕犒一切停
罷積金數萬緡以資糴本捐俸金以助賑卹勸分通商
纖悉具舉屏騎從出入阡陌去城四五十里間皆躬自
巡省餘擇官吏以委之無一户一民不被其惠者毗陵

歎最甚而民無流殍公之措置有方而勞來不倦也既又講求毗陵致旱之田以為其州地勢於浙西為最高所仰者太湖水利往往為勢家侵奪填塞為田於是悉行開掘使復其舊雖豪右無所憚時朝議欲行鐵錢於松江諸郡公以為兩淮鐵錢壅滯民間重困正以盜鑄者多今又於松江州郡行使盜鑄之徒必欣然動心莫若權罷止鼓鑄則鐵錢當不勞力而流轉通行矣未幾京口果以軍情動搖為言始服公遠識而鑄錢之議寢

矣浙東大饑廟堂以公有毗陵救荒之功遂詔公為提
舉常平使者入對言水潦浸淫太陽虧蝕災異頻仍淮南
兇民嘯聚動以萬計京都護衛理宜嚴肅乃有狂夫唱
亂駭聞四方此何等時何等事而不為深思遠慮乎必
須齋戒以飭躬剛大以進德急聞直言以救闕失樂從
公議以扶正道法令貴乎順上下之情貴乎相通斷絕
斜封墨勅之原常存視民如傷之念又言常州北濱大
江南連太湖運河貫其中兩旁支港接續聯絡今皆堙

塞傍湖本皆良田豪民巨室謀取大利乃於水面圍築
成田則傍湖之水利皆廢矣若朝廷明行禁戢為郡守
者任滿必開浚一二所則水利流通矣公既至留心賑
濟一如毗陵時鹽課久不登檢吏捉姦優恤亭戶財貨
之入視昔有加焉朝議欲行計竈買鹽之策公力爭之
以為昔人置立鹽場定為鹽額非不知竈之可以數計
必其顧惜亭民不欲盡其力也今必計竈或有虧一日
二日之鹽官司便以罪加之則雖黥罪日積不可勝加

非惟浮鹽難買將與額鹽併失之矣設使官鹽充積必有獻言計口賣鹽者則是今日之計竈買鹽乃他日計口賣鹽之原也議遂寢公之論事發於忠誠故質實愷切如此除大宗正丞遷右曹侍郎嘉定四年皇帝臨軒策士公考校廬地禁事嚴時公年已七十矣不敢辭得疾噤不能言既畢事病轉劇以六月九日終于位公性仁厚族人不能自食者贍之死者之無歸代為葬之貧不能嫁者具資裝而遣焉朋友之絕者捐金以賙之

蓋有長者之遺風焉家之吉凶喪祭一以古禮斥去巫覡老佛之陋故公之歿其子治喪悉遵公命公在蘄與諸生講論兩漢興亡之大端集而成編命曰漢議及其他文集悉編次藏于家公先娶安人陳氏繼室安人沈氏皆有賢行先公卒子二人長仲信預鄉薦亦先卒次仲誠公遺澤及焉女一人適承務郎知福州福清縣楊士訓孫男六人女二人公歿之年十月二日葬于其州龍溪縣石獅山之原其子仲誠次公行事而以行狀屬

餘且曰仲誠之先君子不妄交于子獨惓惓焉其毋辭
惟公立言行事炳然在人耳目者既不可泯沒矣士大
夫馳逐于富貴蓋有不度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焉及
其析圭儋爵顯其身肥其子孫而視公家事乃漫不加
意公以少年擢高科諸公薦引不容口才非不足于用
也宜超躡貴顯矣乃反低回遜避若不屑就從仕四十
餘年列于朝者不過數月官不過郎曹用不足盡其才
也而鞠躬盡瘁不擇險易蓋至于老且死而無憾焉是

非學識之精義利之明超然於流俗之中不以一毫私欲累其心者不能也可激貪警惰而厲風俗矣遂不辭而叙其事如左謹狀

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君行狀

君諱興宗字光祖其先廬陵人唐末始祖士方為虔化令遭五季之亂因家焉紹興間改虔化為寧都家世業儒饒于財喜施予閭里稱之司理公性嚴重不妄言笑監金陵稅院奉職廉勤大為建安忠肅劉公珙所知年

踰強仕即倦遊以致其事君其嫡長子也資稟純厚襟懷坦夷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則剛毅自立自為兒童不好嬉戲儼然如成人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習一意于聖賢為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君處之怡然兩預鄉薦不第即棄去慶元五年詔恩廷對入等調主隆興府南昌簿南昌劇邑簿書繁冗吏緣為姦君勾稽不倦戶籍升降稅租登耗毫髮無遺漏牘而藏之官

民俱便歲適大祲趙公希惲持倉臺節選可囑以荒
政者莫踰君君出入阡陌檢視虛實務均其惠富民有
蓋藏者勸以出粟平其價斬而牟利者發廩而償其直
饑民賴以全活趙公賢之凡民訟歷年不決者雖旁郡
外邑悉以委君有袁州分宜董氏者園池為近隣所占
改易途徑人莫能辨君廣諏博訪親詣其地索文券考
步畝積年之訟一日而伸南昌伍氏欺妻黨孤弱徙其
母外邑指為逃絕給據而佃其業經四十年其孤訟之

數載不獲伸漕帥二司交以委君索據辨証考其業之所自出旁引鄰至及元賣業之子孫供証得實一府稱其神明邑有豪民窩聚逋逃流毒一鄉無敢誰何人以冤訟里正驗實復遭其捶反自焚其居而訟之無以自明君造其里鄰近畏之莫敢言得十歲小兒訪問得實解府黥之鄉民以安君嘗誦程夫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故其在南昌簿職雖微不敢自怠理冤雪滯無慮百十其欲去也士民合數百列狀

於部使者述其政績挽而留之既不獲命則送別者塞
填街巷餞于江臯者屢滿焉見者以為先此簿職所未
有也秩滿注肇慶府節度推官君于是浩然不復有從
宦之意矣君生未闋月失所恃事祖母至孝嚴氏歿獸
子田數百畝以助遊學君不以自私悉以供歲時祭祀
之用司理公晚年以舊居近市闢室于金精谷口之陽
以適餘年君以晨昏不可遠離遂闢其旁以居司理公
得疾不遠數百里躬自請醫朝夕扶持湯藥衣不解帶

事繼母楊氏尤得其歡心居家動遵古禮冠婚喪祭不肯雜以世俗之儀子孫環立必誨以聖賢躬行踐履之學其于鄉黨無賢愚貴賤接之以禮見人有善稱獎不容口聞人之過及以急難告者如已隱憂凡鄰里有紛爭必先于君君以禮折衷俱得其平至或輟己物以息訟人或有犯未嘗忿嫉從容訓責終歸于恕使自媿服禮賢好士出于誠心往來寧都者以不見君為歉過從者館穀無虛日故田園雖豐而囊無餘貲處之無悔也

歸自南昌闢所居之南山創精舍取後凋之意扁曰歲
寒儲書聚糧以待四方士友為暮年講切之益自號唯
菴鈍叟日處其中學者至必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
忠信之說未始脫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君
晚年方欲休致以卒所業不幸遭長子之戚未半載而
君遽得氣脇之疾雖卧疾手不釋卷故舊見之勉以少
事調息君曰吾于病中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政自無害
也未易簣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

至五鼓至次日中忽謂諸子孫曰吾病必不起矣我死勿用浮屠氏陷我于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參用儀禮非禮勿為非道勿學乃吾子孫言終奄然而逝卒之日里之人莫不咨嗟歎息以為善人君子之云亡後進之失所也斯道不明千有餘年二程子出孔孟不傳之緒得以復續然諸儒迭興講論不精易以訛舛晦菴文公朱先生講道于武夷之下然後邪說詭論無復肆而後學有所宗師君自知學以來既有意于聖賢之事聞

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君往從之遊視其說汪洋愴恍
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于文公之門堅守其說孜孜
力行必求有得于心而後已文公嘗以純茂篤實切已
致思用功正當稱之偽學之禁興一時學者諱名其師
君執禮益勤厲志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歿君星馳而弔
心喪三年嗚呼若君者豈非天資之厚志學之專而又
能就正于有道故其居官治家應事接物處之終身無
所悔忤如此則君之云亡豈不深可痛恨也哉君年六

十有七以嘉定五年六月十日卒于家娶謝氏有賢德
先十一年卒子五人長浚之先一年卒次夢吉與鄉舉
次頤之益之艮之益之繼弟興邦後艮之亦早夭女二
人長適劉昌時次藜宗海孫四人樸源椿榴女孫七人
有文集十卷號唯菴集藏于家餘于君有同門之契
交遊非一日宦于江之西尤相親且相好也因其從子
益之之請述其行事之梗槩俾求于當世立言之君子
而請銘焉謹狀

處士唐君煥文行狀

代梁縣丞大亮作

君姓唐氏諱堯章字煥文福州閩縣王埔人州東南際
大海江水之所入有山屹然錯立于其中者五王埔據
其上流視諸山為傑出居其間多秀民去而操巨資航
大海以牟什一之利者相踵也君世家焉曾大父感大
父正甫父恩皆隱晦不仕尤不喜營利輕財急義聞于
鄉紹興間君大父以綱運有功當補官棄不顧出藏錫
二百萬以賑貸鄉人疾革取券焚之遺命勿責償焉人

皆以為難君幼孤大父撫教尤至君承祖父之訓不復
以生業為念賑乏卹貧無毫髮靳惜意始治進士業不
售即棄去視世之榮利泊如也嘗曰讀書務明理豈必
為利祿計耶留意經籍至老不倦歲晚眊昏諸子誦書
必令高聲曰庶我聞之而有益也聞晦菴朱先生講道
武夷語其子曄曰吾老矣不能從夫子遊爾其毋忘吾
志乎既而曄獲登門受業以歸詰其所聞竦然曰吾得
聞所未聞死不憾矣繼而曰入耳出口學者大患爾其

戒之其輕利重義而篤于問學如此故其處已應事往
往有人所不能及者居家孝友接人樂易執親之喪三
年如一日既免喪猶不忍服華飾夫婦相敬如賓親屬
閭里遇之有恩未嘗有違言下至奴僕撫之亦各得其
意終日恂恂如不能言至其見義必為則斷然有所不
惑也性不喜浮屠嘗謂學佛者曰謂事佛為可求福田
利益耶是教人以為善而有所利也謂能懺雪罪惡耶
是導人以為惡而有所恃也使人皆有是心則為善不

誠為惡不思佛之教使然也尚何足學哉識者以為知
言娶陳氏先君五年而逝治喪不用浮屠鄉人皆異之
君不為少變為文以示諸子大畧以古人治喪自有常
典異端之教不足為法吾百歲後汝曹謹毋為邪說所
惑以背吾言故君之歿也諸子得以不敢徇俗者君之
教也自佛之說入中國鼓天下之衆而從之雖豪傑之
士有不能自解免者王氏入閩崇奉釋氏尤甚故閩中
塢廟之盛甲于天下家設木偶繪像堂殿之屬列之正

寢朝夕事之惟謹髡其首而散于他州者閩居十九焉
其崇信如是君乃獨能不為所惑非其義利之素明問
學之素講其安能若是耶若君者可謂勇于義而篤于
自信者矣君以慶元戊午正月晦日歿享年六十有二
子男三人晔暉習女四人長許適歐公旦次早亡餘未
笄孫男一人復孫女一人先是君為母潘氏築墳于九
龍山之原曰吾生事之未足死當祔之朝夕必往省焉
至其衰病猶扶杖以往忽自歎曰吾老矣登陟良苦孰

若早從吾母遊地下乎諸孤從其治命將以四月二十
九日葬于潘氏塋之東偏而記其平生言行以求狀于
余余于曄有舊好辱聞君之行爲最詳哀其請而不得
辭也故爲之彙次其大畧于右謹狀

處士潘君立之行狀

君諱植字立之姓潘氏九世祖諱某事王氏爲銀青光
祿大夫自光州固始入閩家于福州懷安縣之水南世
業儒至君之考諱滋始貢名禮部紹興初習淳質中原

衣冠多南徙吾鄉之學彬彬焉其以文詞行義為學者
宗師則若李若林其傑然者也二先生之學以孝弟忠
信窮經博古為主及門之士亦往往渾厚質實志尚脩
潔若貢士則又其徒之傑然者也貢士于學至老不倦
聞鄉閭之善士輒折輩行率其子從之遊後聞晦菴朱
先生講道武夷有非他師所能及者遂慨然囑其子往
師事之君遂與其弟柄不遠千里而往拜焉君少穎悟
讀書不數過輒成誦衆皆謂宜以童子應試者貢士曰

躁進速成非教也少長為文操筆立就然未嘗效世俗
剽剝綴緝曰韓與蘇吾所法也于二氏之文關鍵脈絡
沈潛諷咏故其為文語意雄健遊鄉校儕輩推先焉尤
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復耽玩其于興亡
治亂是非得失之故貫穿出入如指諸掌談論疊疊率
常屈其坐人方以世交馳于射策決科之習君之天資
學識于科目可俯拾乃與其弟皆以弱冠樞衣有道厲
志前修回視故習若將浼已流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

程文之誚不顧也智識日進聞見日廣尤以務實為已
為本由是師友交稱之退而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礱
浸灌暇則徜徉林壑間以觴詠自娛閨庭之間怡怡如
也生平慷慨有大志不能規規較錐刀事生產襟度坦
夷無畦畛于親友之誼尤篤每見必留連竟日情意懇
款殫饌之費不計家之有無喜施予賙人之急雖斥家
人簪珥以振之畧無秋毫顧惜意鄉間有事訟者輒詣
君求決君為之平曲直以義理開譬各釋其所爭而去

親戚急難奮身以援之利害有所不計雖罹困辱不以
為悔急于救世亦有知其不可而為之者雖未免賢智
之過然以世俗滔滔橫目自營者視之是不可謂之賢
乎使君而見用于世其事業當有卓然可觀者而困頓
疾病卒賁其志以歿所以施于家信于友行于鄉閭者
僅若此豈非命也夫君疾病累年至屬纊之夕與弟訣
若未嘗病者亦可謂達于死生之變矣死之日親朋閭
里無不為之洒涕亦君之誼有以感于人也夫君享年

五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正寢娶某氏先卒子
一人大圭業進士女一人適進士倪泳孫幹之兄弟嘗
受教于貢士公于君之兄弟交遊者非一日也生同里
學同師今又締姻于君家則述君之行其何辭謹撫其
大槩以諭來者

太恭人李氏行狀

太恭人姓李氏諱洞安其先李唐之裔五季之亂有徙
居興化莆田者郡稱甲族曾祖宗顏贈通奉大夫祖持

正左朝請大夫知潮州崇觀間與曾叔祖諱宗師同遊
辟雍名振當世號大李小李其後宗師廷對為第二人
朝請公繼亦擢第父尹仲迪功郎廣西提舶司幹官母
宋氏禮部侍郎棐之女太恭人端重靜淑一語笑不妄
發父母愛之既長相攸為朝散郎知高州贈朝議大夫
趙君諱公賓之配孝敬慈順以賢婦稱朝議公歷仕四
十年居官廉謹不殖貨利所至可紀者亦內助有力焉
朝議公終于高州太恭人扶護以歸艱險萬狀既達寓

里囊無餘貲聚指數百惟以勤儉教子為急每訓諸孤
曰汝輩年漸長宜各勉學使吾及見汝輩成立他日見
汝父于地下則無憾矣間關貧困餘三十年至其晚歲
長子抱孫聯翩科第太恭人自處冲澹日課佛書自言
吾生平未嘗萌一惡念喜施予不問有無諸子欲奉板
輿便榮養不願也由是諸子各擇適地以仕嘉定十二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晨興忽呼諸子孫而告之曰吾昨
夕夢朝議公在前言語如平生數將止此乎命辦衣衾

且湯沐家人以太恭人體力康強何遽至是或竊悲泣復視之曰不可徒亂人意言訖而逝享年六十有五初以朝議公再封安人復以男彥侯彥倪兩遇明禋加封太恭人男十三人存者九人彥侯奉議郎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彥假從事郎邵武軍判官彥倪奉議郎知南劍州尤溪縣彥優中國子監舉彥仵從政郎興化軍興化縣令彥仵修職郎廣州南海縣東尉彥偲彥偶彥僎並累中監舉女九人存者四人適進士林炳蔡幼度國

學進士林應辰進士陳雱孫男十五人璉夫修職郎潮
州潮陽縣主簿瓚夫綰夫並三中監舉旺夫習進士業
尊夫紱夫並中監舉瓏夫統夫盤夫繼夫暉夫嵩夫興
夫尚童幼孫女十九人適進士蔡應孫錢琳鄭元父迪
功郎前汀州清流縣主簿杜功綽進士林天祐陳學文
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時淦不惟衣冠之盛萃于一門而
樂善循理人無間言賢母義方之訓也詩人以麟趾信
厚為關雎賢淑之應其信然耶天族天所芘也一室之

內母子兄弟無一念而非天也則如天之福豈自外而
至哉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侯官縣保慶寺上鳩山之
原從朝議公之兆也前期彥侯掇其世系行實俾翰述
之翰家世城東後徙而南未嘗不東首者以丘墓之寄
于東也丘墓之感又未嘗不痛心疾首焉則于其鄰之
賢者安得不欣然慕之今乃知其為賢母之教也既以
自悲又悲夫人之不可復見遂述其事以誌來者謹狀

通直郎致仕林公行狀

公姓林氏諱周卿字少望林氏為閩大姓孝友之風著
自古昔散而處者亦多聞人公之先占籍福州之江南
五世矣江南為州之中土其俗質實渾厚故公之家世
皆以篤行厚德稱于閭里公敏悟端重色溫氣和襟懷
坦夷與物無競少從合沙先生鄭公少梅學通易大旨
所交遊皆世名勝及壯失所怙事母馮氏年八秩公鬚
髮皓白怡愉戀慕有嬰兒之狀處兄弟友愛常恐傷其
意貲產厚薄一不經念悉推祖父遺業奉其兄鄉閭有

同氣爭產不平者必舉公盛心以為訓仲兄早世撫其孤女使有所歸宗族單微嫗獨不能立死喪嫁娶不能舉者極力調之無倦色其居家未嘗厲聲怒容居鄉未嘗後人先已趨人之急如已隱憂聞人之善若自己出以是服公之仁慕公之義者內外老稚無間言公自少遊場屋已蘄然見頭角人固蘄公以大其家矣已而蹭蹬不遂公處之恬然安貧守義擇師教子之外無他念公之子司業君垌遂入太學連中有司竟以舍選魁多

士出綰郡紱入儀天朝斑衣爛綵極其孝養公亦未嘗
少易平素遇貧賤必與之握手劇談無復畦畛語及桑
梓則動心墮淚不知宦遊之樂也會兩學與京尹競司
業君謂待士宜以禮力爭去國兩學諸生扣相府門乞
留者數百人公以得歸為幸趣家人指日就道即所居
之旁鑿池築室樓以儲書亭以宴客草木成陰風日晴
燠親賓畢集釃酒高會年幾九十視聽步履不減少壯
飲食倍人儀狀甚偉聲音滿堂進拜公于前者不知其

已老也忽晨興命家人取瓜果杯勺羅列庭下公起攝衣焚香酌酒以告曰某年八十有六天地庇護之力也生平心事毫髮不敢欺請酌此而逝又呼兒孫下逮僕隸飲以辯曰人生如寄吾年至此尚復何望此心無累可行即行今與汝曹酌此而別越三日疾有瘳家人問安否公笑曰清明即行至晚命浴索酒一飲整襟正寢而逝嘉定庚辰六月十九日也其達于窮通死生之變如此則公之處于家于鄉者又不足以盡公之蘊也公

寬厚博大人也豈若是淺丈夫然哉利害未毛髮許兄弟骨肉反目如仇讎榮辱得喪之際小不如意則戚然若不可以生者一旦意得志滿則前恭後倨視故交如路人于公得無愧乎公教其子以書生起家名聲震當世立朝廷挺有風節不可謂無所自以子恩封至通直郎娶陳氏追封安人先三十二年卒子一人司業君也孫男三人昌嗣昌壽昌敬昌壽國學生餘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國學生陳嘉謨次迪功郎前潭州湘潭縣主

簿陳興龍次勅賜同進士出身魏復亨次進士黃輓次
尚幼將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移風鄉龍灣之原從
先兆也幹于公為後輩獨嘗拜識公于三十年之前既
與司業君為筆硯之交後復託姻婭之好于公行事知
之審矣司業君以述公之行見屬不容辭謹掇其梗槩
以諗來者謹狀

貢士黃君仲玉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固始從王氏

入閩因仕焉居言路有直聲後遷至中丞子孫散處有
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亨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
閭感之號為長者曾祖諱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
繼其家聲故今稱長者不絕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
過其閭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
純厚襟懷坦夷樂于為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免己其
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畦畛與人交久而愈篤赴人之
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義親故貧乏者周之無秋毫

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療之雖貧下危篤必以身親之
無厭倦之色親屬鄰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為之委曲
剖析納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遷就畏避也
少力學自奮為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為浮靡徇俗歲
大比真舍人德秀見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
復遂為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
晚益收斂為己慨然以歲月遲暮役志俗學為恨日以
論語孟子自課端居莊誦既又博觀昔賢遺言左右探

索意味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
之原年事既高若不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語惕然
有感書之座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及親師取友也
由是益加人一己百之功聞四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
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
益自力于修身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謹守禮法
相勉以善內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于學者莫不
喜從君遊觀感磨勵以共扶斯道而君沒矣蓋莫不失

聲墮淚為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君之學既行于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人使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於正寢享年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卒孫男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

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橫嶼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
無述也固以請幹與君交最晚于里巷交遊間知君之
行最詳既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于死生之際又
能不溺于兒女繫戀之情佛老荒幻之教而孚于家人
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信其平昔是不
可使之泯泯無聲以昇來人遂述其梗槩俾求銘于當
世立言之君子謹狀

太安人林氏行狀

安人姓林氏其先自莆徙福州為長樂縣新溪人嘉祐中有諱端復休復者兄弟相繼擢第為郎自是族益大業儒益衆夫人之曾祖祖父皆以學行為里閭推敬考其中紹興戊午進士第四人累官至奉議郎夫人端重警敏誦書一覽不忘語孟諸經悉通大義少從羣兒聚家塾奉議命題使屬對曰亞夫為將屯軍細柳之營衆閣筆未能下安人忽從旁代曰召伯治民聽訟甘棠之舍聞者異之歸任氏為中奉大夫太常少卿諱文薦之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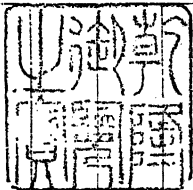
奉議郎知瑞金縣諱道宗之配事舅姑以孝謹稱夫婦
如賓相勉以正少卿嘗以公勤廉和戒其子夫人每諷
道之曰此家訓謹勿忘少卿捐館舍甫卒哭知縣哀毀
繼歿夫人年二十有八生計蕭然子女七人俱在齟齬
內外親屬有不堪其憂者安人毅然自守莫敢奪其志
執夫之喪哀戚備極既免喪不御華飾宗黨遊觀無所
預閑家有則內外肅然自奉簡約食喜蔬素登堂奉姑
必具甘旨冬裘夏絺縫紉補拆先期而辦家之用度刻苦

搏節享祀問遺與教子束脩悉從其厚親戚急難倒篋以周之忘其家之貧也晨興諸子就學莫歸使環几而坐孤燈夜績課以誦讀率漏下三十刻乃寐風雨寒暑不渝句讀訛謬為之釐正卷帙爛脫為之補綴旦旦而誨之必曰汝家多難生理素薄汝輩勉自植立勿忝乃祖則吾雖勞無憾迨其入仕也猶力以先訓勉之聞士大夫之廉謹者輒悚然曰君子哉汝輩能若此則吾願足矣晚年諸孫皆既就傳尚諄諄誨督不忘其初安人

持身處家既盡其道而義方之訓施于子孫者尤切故其諸子皆能以少年聯翩學校接踵世科娣姒相勉飭亦皆以不教子為恥感發奮厲而少卿之子數人其諸孫皆無白丁者實安人啓之邦人稱願之曰盛哉有子如此嗟乃母之教也所以望其子者亦恨不得與諸任齒而安人未嘗以科目為已足也猶責之以廉勤謹恪使必能繼少卿之業而後已蓋其少長習聞兩家儒學之素而天資之高又有以知人道之所當先而不可緩

也世之慈子嗜利忽詩書而事驕逸卒以敗其家者多矣以一婦人乃能于艱棘之中勉其子以有立而少卿之門日昌而大是不謂之賢乎哉嘉定乙亥明裡安人以子官封太安人享年七十有四己卯七月某日以疾終于適寢將易箚神色不亂子男六人長某早天次惟明國學進士次一鶚鄉貢擢第今為朝散郎知建昌軍次一鳴國學待省次一騰國學生某年而先卒次一龍由國學與其兄一鶚為同年進士今為奉議郎前知江

州彭澤縣女一人適建寧府司理王榕孫男七人後老
椿老泗老濟僧澤僧崧老孫女八人適進士潘公植周
餘在室以某年某月某日附葬于懷安縣杜塢山之原
惟明以安人之行不可無述也率其諸弟而屬筆于幹
惟昔先君御史于少卿為道義之交于少卿族弟為姻
婭之好幹也遊知縣父子間聞安人淑德懿範者非一
日雖衰晚不文不敢辭謹撫其遺事可傳于世者如右
謹狀



勉齋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三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寶

謄錄監生臣何均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三十八

宋 黃榦 撰

誌銘

鄭處士墓誌

鄭君諱倫字次山福州閩縣象山人象山憑海民貧依
大姓以活其貧乏轉徙而失其所依者蓋多矣鄭氏居
是土二百餘年為著姓曾祖銘祖忻父雋世以輕財急
義名其家賑恤饑乏不計有無里閭德之紹興間海盜

焚剽民居且及其里里之父老謀曰今遇盜必死無鄭亦死祈盜以全鄭可乎相率冒死以請于盜盜服其義秋毫無犯航海之官遇盜攻劫不能歸者聞其風往依焉為治廬室給衣廩久之如始至卒全其家里人至今往往樂道其事君少聞祖父之志即慨然能容一家然後可以治一家能容一鄉然後可以居一鄉故于親族鄉閭之義尤篤友愛諸弟無間言撫教諸子無異已出創閣家塾之上使其子與羣從子肄業焉取夫子答子

路問士之義名之曰怡蓋勉之也嘗為詩以示之其意
以為唐人書忍字善矣未若初無瑕隙可忍之為愈識
者以為知言官以繇役令民兄弟析產君太息諭諸子
曰是為政者教人以薄其親也汝聞祖父之訓乎產業
財賄兄弟同之吾奉先志罔敢失墜公家之事非汝所
敢知謹勿敗吾家法耳春秋燕享吉凶慶弔雖族屬疏
遠未嘗或遺恩意浹晚歲彌篤族黨乖異者必委曲
曉譬以平其憾里閭假貸有所逋負輒焚券已責以財

委人有所侵盜或請治之曰勿任足矣彼既盜用尚安
所責償邪有侵其田廬疆場者亦不復校曰所爭幾何
而失吾鄉鄰之意耶鄉人無賢愚皆以長者目君好事
者亦為歌詩以美之嗚呼真可謂長者之風而善守家
法矣君天資穎悟志向高潔好讀書不喜營利壯歲即
棄場屋放懷山水間為詩目娛其言多出於修身祛命
之意不事華采而皆有補于風教名其讀書之室曰正
己端莊以居雖大暑未嘗見膚體造次夜起必冠曰豈

以晦冥故不加整飭耶與人書簡未嘗草書律身甚嚴而居家接物寬和樂易事親孝養篤志居喪哀毀過人教子勤懇為擇師友訓以理義至或有過未嘗厲聲責之閨門之內雍雍如也病且革戒其婦曰汝為冢婦異日介婦歸其相率輯睦毋以小利傷大恩家人復請所欲言則曰從孤女未行吾憾也語已命之退恬然而逝蓋其篤于親族之意出于天性故雖老且死而不忘也卒之日實慶元元年八月戊辰享年六十有一先

娶吳氏早世再娶林氏生男四人適適邁適孫男一人
元孫幹嘗與邁遊因得聞君之賢為最久後謁君于象
山之中觀其氣象聆其言語疑重溫粹誠實懇惻然後
信所聞之不妄也邁將以三年九月甲寅葬君于龍角
山之原以王明府之狀來曰願請銘余悼夫古風之目
遠而流俗之益薄人欲之日熾而天理之寢微粹然生
物之心與天地為一體者斲喪淪泯臨小利害未毫髮
比則父子兄弟反面若不相識如鄭君者豈不足以激

頽俗而厚人心哉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人物並生氣同體均孰合而離孰疎而親先民有言仁與不仁鄭君之先逮于厥身稟此春和裕彼鄉鄰孝友任恤曰睦曰婣君實備之有志未伸獨濬其源以溢于後人

方夫人墓誌銘

慶元五年春三月辛酉象山鄭邁成叔以其外祖母方氏之喪來訃且問服之制度與其日月之數及凡居喪

之品節以授方氏之孫俾行之如禮某年某月某日將
葬于某縣某鄉某山之原成叔復以方氏之狀來曰願
請銘予嘉成叔之能篤于親而志于古方氏之孫能不
徇于俗而惟成叔之言是聽既受其狀讀之因仰而吁
曰嗚呼福禍倚伏之期豈不甚可歎哉守道者不以所
遇易其志雖無意于福而未必不得福分之不安而戚
然以避禍為心者禍亦豈可終避哉予于夫人方氏之
狀有感焉成叔之狀曰方氏于甫為著姓五代末有占

名數于福州閩縣之象山者其先皆隱德不仕至諱某者年踰九十始用高宗皇帝慶壽恩補迪功郎夫人其長女也生有令姿溫淑而高潔年十三喪其母吳氏佐迪功君治家事勤以篤友兄弟敬以和年既笄適同里進士林君松未六年年二十有六而林君卒事其姑如事父友其夫之女弟如在室之兄弟而守節毅然又有人所不能及者焉子二人曰偉才良才女一人適處士鄭君適之先君子也有賢行鄉人稱為長者鄭君偉才

既有室而卒良才亦蚤世孫二人友孫恭孫皆幼夫人
惻然當一家之寄不惟保其田廬以無失墜而其溫惠
正信又足以孚于鄉人不惟撫其二孫以無廢林氏之
祀而又教之義方以得為良子弟二孫既長有立而夫
人卒享年八十有三夫人始終之所遇如此古者婦人
有三從之義夫人所從何其坎壈而多故耶少哭其母
長哭其夫又哭其子古之所謂窮而無告者夫人居其
三焉其亦可悲也已夫人守志彌堅厲行彌篤卒享

高壽二孫知讀書好學而又有成叔為之外孫以禮相
其終而述其行以詔于後夫人于此又何其幸耶使夫
人于禍變摧折之餘而不能保其身以全其壽其生也
不為鄉閭之所稱其歿也亦將泯泯而無聞矣此余于
夫人方氏之事為之三歎者蓋不但為夫人歎也銘曰
太虛冥運兮尸之者誰禍福倚伏兮我罔敢知彼日而
食兮彼月而虧此心凜凜兮百挫不移有後而賢兮有
壽而耆沒而以禮兮憾寧有遺我作此詩兮以儆世人

嗟爾子孫兮勿替引之

吳氏夫人墓誌銘

代仲
兄撰

夫人吳氏福州懷安縣達溪人父諱貴有隱德夫人以
姿性柔淑聞于里里之大族爭遣媒約婚不聽曰是女
必以歸詩禮家石栗林公諱茂儻重信義有賢子
諱齡少穎悟喜讀書善屬文將聘婦則曰非吳氏女不
可吳公聞其言一日適相值語道意乃酌酒定婚夫人
歸逮事祖姑曾氏曾氏晚多病舅及姑高氏奉事起居

蚤夜不少懈夫人承其意輒先之舅姑曰此吾事也爾毋
預夫人曰有婦以代勞也曾氏曰吾病且愈爾曹其休矣
其上下雍睦如此舅喜客客至必盡歡不計家之有無
家素厚坐是日益窘有幾者則輒笑曰儋石為黍當飯
幾客薄酒伏雌為費幾何夫人聽從婉婉曲順其意凡榻
膳羞整潔豐備常若客至未嘗敢以貧為解舅姑沒夫
人治家益勤禮賓客不廢其舊故其夫與其子憲卿守
卿益得以讀書肄業從賢士君子游家事瑣碎一不以

屬心夫既歿而夫人年已七十矣二子不忍朝夕離侍側夫人輒戒之曰汝讀書當如乃父敬禮賢士當如大父母以我老故有怠心以是二子交道日廣聞鄉之名勝不以道之遠近齒之長少皆願裹糧誄首而與之交夫人極力資歛無情容每曰汝能從賢者遊雖不在吾側吾樂也憲卿遂受業于晦菴先生之門而與東及東之季弟榦交最厚後皆能自檢飭為名士里之人相與語曰二子之賢嗟乃母之教也夫人以慶元己未十一

月三十日戊午卒享年八十有五子二人女一人適進士吳溥先夫人卒孫一人蕃孫女一人夫人亡恙時憲卿嘗從容曰浮屠氏之教行而先王之禮遂廢天堂地獄寧有是事耶夫人曰汝能守禮吾死無憾矣故夫人之歿也二子治喪盡斥去浮屠氏法一以禮致其哀里人族黨謗言日至晦菴先生貽書以勉之而謗者始息自佛老之說行于中國且數千年五代王氏崇奉塢廟而其說始熾于吾閩深山長谷之民信奉尤篤至于死

生大故之際忘其焦腎乾肝之苦而篤于梵唄膜拜之
習甚至舉其親之遺體古人所以重衾複歛必誠必信
者而投之烈焰之中曰佛教然也是豈不大可哀者耶
夫人生山谷間乃能以禮誨其子而不溺于異教如此
是豈不謂之賢者耶將以慶元六年二月十四日庚午
合祔于高嶺之原其姪吳宗萬與其夫之弟子士蒙狀
夫人之行來請銘予既從夫人之二子遊且嘉夫人之
行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未笄而見愛于父母已嫁而能順于舅姑厲其夫若子
以學而交天下之善士全其終以禮而不溺于昏妄之
浮屠夫人之德始終全備如此是豈可不銘也夫

林端仲墓誌銘

有隱君子曰林公某字端仲福州懷安縣粟山人州之
山自北而來者曰雪峰曰居儒曰芙蓉壽山九峰皆巖
谷嵌訝巔崖萃律可喜可愕栗山當其中蜿蜒扶輿回
復磅礴有清淑之氣居其間者多秀民傑士孝友雍睦

發于天性豈非風氣使然耶公倣儻有偉志未冠遊四方與方外之士交有異人焉與之處愛其才授之書一編曰讀是可以活萬人公退而閱之乃黃帝岐伯相與問答之書其品裁劑量則國工名方未嘗不載也公歸築精舍于其居之前病者造焉公則齋戒消潔如已隱憂館而食之日往視焉曰安則喜有不安節則為之惻然終夕不寐其以息數踈數決人死生于數年之後如燭照龜卜方七之劑以起人死而肉白骨者如取諸其

懷而與之也諸公貴人聞公名者爭欲致之公入有左
右圖史之娛出有山林池亭之樂率十餘年未嘗至城
郭深山長谷窮悴無聊之小民昏暮叩門以疾告者公
遺之藥且賙之未嘗責報焉輕財重誼視人之急極力
振之惟恐或後里閭之間有利于人者公常慨然為之
倡嗚呼若公者豈可以醫名者耶豈亦如古之憤世絕
俗寄于醫卜以自晦者耶公之卒以某年某月某日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居之二十里翠微寺之北其子

子牧與其子子敖之為兄後者嘗以公之志氣從學于
予予又嘗假館于其里樂其山川之勝而知公之行為
最詳故其葬也子牧來請銘予嘗歎夫天地萬物本吾
同體痒痾疾痛皆切吾身痿痺不仁者不惟莫之恤而
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為天子宰相操殺生之權以除民
之蠹而全其壽則亦為大醫士左提箴砭右秉藥餌以
去陰陽寒暑之為民害者今榦老矣無能為也惜公之
死而考公之行豈不有所感也夫銘曰

負陰抱陽同一域胡為不仁相禍賊赤子入井皆怵惕
知公此心可醫國

黃仲修墓誌銘

余為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媿名儒鉅公彬彬輩出
故家遺俗皆知尚氣節畏清議信厚而質直其天性然
也黃君思永字仲修其先金華人徙豐城後遷是邑余
嘗過之入其門庭宇間寂登其堂主人肅然問起居外
不輕發一語氣貌凝重進止有常見其二子延客坐服

飾樸素器用純質坐客常滿然無雜賓焉自是累累
過之終三年猶一日也予與仲修交最久仲修足跡未
嘗造公庭間嘗走鄉疇視時穀價之貴賤仲修獨下其
價以售調卹閭里役于仲修之家者歲凶無流徙焉篤
于教子不為剽竊以徼利達擇師取友不遠數百里必
求有學行者致之為子擇婦不以財必以世之鉅儒與
鄉之名勝嗚呼何其賢且厚耶訪其家世則左朝散大
夫吏部郎中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公事贈通奉大夫次

山碩人章氏之曾孫通直郎知靜江府義寧縣事愷之
孺人徐氏之孫貢士逢吉夫人管氏之嗣叔祖瓊管公
擇仲修于群從之子最賢者以為貢士後蓋邑人之右
族其生產之厚裕如也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
有不習尚浮靡貪榮嗜利恃氣凌物以累其身辱其先
者今仲修家世如此乃能自處泊然無一毫驕吝之意
豈其天資之厚有以守其故家遺俗之舊耶仲修年四
十卒于嘉定元年十月朔日娶饒氏子二人慶臣清臣

女二人長適進士饒洽次以疾廢慶臣娶晦菴朱文公之孫監酒朱君埜之女清臣娶寺簿王君克勤之女兩君家甚貧後仲修數月亦皆卒王君且死其家遣姆來曰妾不幸有夫之喪女長無以嫁夫人其改擇焉饒夫人曰吾言已決矣擇婦擇其身非財也且寄語于朱氏謹無以貧為嫌二子無異意焉嗚呼非獨仲修然也如其妻子亦賢且厚也道行于家人固若是耶仲修將以嘉定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壬申葬于縣之明賢鄉唐門

之原二子以其師盱江傅沂之狀來請銘余既獲交于仲修又于其長子有妻黨之親知仲修之行事為最實故不辭而為之銘曰

植根厚者其華必豐浮埃為基胡墉之崇猗歟仲修古人之風器大聲宏不于其躬銘以俟之列于幽宮

篤孝傳公墓誌銘

公諱修字子期豫章進賢人也曾祖俊祖安民建炎中以收逆賊補官進義校尉父時中從政郎為宣撫岳公

賓客母胡氏生于紹興己未以開禧丁卯六月丙午卒于正寢將以嘉定元年十有二月癸酉葬于所居之南荷田源是歲十月公季子塘走臨川謁公之友長樂黃榦泣而言曰塘嘗侍先人師晦菴先生而友吾子今不幸棄諸孤葬有日生平之梗槩託以不朽者先生歿矣子何說之辭榦謝不敏又泣曰德與位世所有也先人之友莫子若也子何說之辭發其書讀之公剛方質直孝友信義行于家庭著于閭里天資穎悟不樂時學少

習輒棄去端坐一室左右圖史持身斬斬無違行接親族有恩賙人之急常恐不及凡公之性行皆可述如此而于事親尤篤飲食起居未嘗頃刻忘嘗遊蕪湖一夕有感而歎曰吾親其有疾乎旦即馳歸千里不數日而至從政公既葬去家一舍每一念至即馳往裴回信宿而後反庚申之春榦嘗侍坐于晦菴先生之側有麻經管屨扶服而前者貌不勝衣言不能出諸其口問其姓名則公也先生方與諸生習禮于武夷之下愛其賢書

其所攜從政公之事狀曰予觀其冠履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詞懇懇情旨酸辛為惻然動心焉坐者無不加敬未幾先生沒明年且葬柩行公悵悵而來且號且拜俯伏于道若將隕焉送葬者重為之垂涕方是時偽學之禁嚴縉紳恥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賻不及門者公獨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公誠孝人也以其愛親者施之師由是充之則凡子塘之所述皆可信不疑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諸老先生迭起力扶之習

俗日薄學者不能盡通其師之意小廉曲謹不足以裒
大本之差博聞多見適足以為實行之累顧使阿世之
徒得以藉口濟其為姦之術而斯文日以堙晦今諸老
先生既歿如公之篤實躬行者亦復相繼而逝是豈不
重哀也夫公娶張氏子三人夢得夢與塘業進士塘嘗
與鄉貢皆篤信好學有父之遺風焉女四人長適修職
郎前筠州主簿趙汝偁次適待補太學生王大年次適
進士周士珍孫男女十四人男謙巽觀咸益渙女長適

漕貢進士趙師櫓次未行餘既謝不獲遂次公之行而
為之銘銘曰

學之大先人倫行有實豈其文參也魯以孝聞一唯聞
策奇勲嗟後世胡紛紜毋他求視茲墳

董縣尉墓誌銘

番陽董君叔重之子浚以書走漢陽叙次叔重之言符
以求銘于其父之友黃幹曰君父治命也奉其書而泣
進使者而問故嗚呼幹嘗從游于晦菴先生今四十年

矣相與始終周旋最久且厚者惟叔重為然宜其疾且
革而不予忘也其何辭叔重諱銖世為德興望族唐保
大間始有以仕顯名者本朝慶厯以來六世從祖諱淵
為太常博士高祖諱介卿為刪定自是業儒益衆登進
士第者相踵曾祖材處州縉雲令祖陵隱居不仕考琦
迪功郎致仕有賢德晦菴先生嘗誌其墓叔重天資警
敏勵志于學自其少年已為鄉閭所稱道叔重亦自負
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既冠從鄉之儒先程公洵遊公語

以晦菴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裹糧入閩樞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聖賢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功夫更于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體認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

越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
學者于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
意涵養于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為空言無益而有害
也先生嚴重剛毅雖樂于教人然非其資稟志尚可與
適道未嘗凌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如此
非愛之深望之至耶則叔重為人亦可知矣叔重學益
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累月
而後歸故于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

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于林竹精舍
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講習叔重先與之反復辯難
然後即而折衷焉偽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
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
痛飲挑達市肆以自汙者有昔嘗親厚恨不薦已而反
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為遠害計諸
生雖從學亦有為之搖動欲托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
責之喻以理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

剛能若是乎叔重敏志工於文詞藻麗而醇正嘗貢于鄉矣迨其晚年始中進士第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轉從事郎以歿人皆以叔重不得究其用為恨然使叔重以少年即擢高科為世所用必不能用力于學雖學亦不能專心致志而有得也得此失彼亦何憾哉叔重事親孝于朋友義以誠家素厚喜施予親舊貧不能自振者竭力扶持之有利于鄉閭者爭先為之歲或大侵必發粟以賑貧者故其歿也鄉人皆為之垂涕焉叔重之

施于家施于鄉如此則推之于世猶是也士奚以窮達
論哉娶祝氏生子二人浚之弟曰淪孫二人曰桀曰栗
叔重以嘉定甲戌卒享年六十有三葬于其鄉銀城九
峯之原卒之明年八月也先師没十有六年交游凋落
後生無所師承而微言將絕榦與叔重生同年學同師
叔重歿而予亦老矣故重為之悲感次其事而為之銘
銘曰

師之誨兮諄諄君之惠兮恂恂交朋友兮以義處閭里

兮以仁世方艱兮心逾壯身雖屈兮志則伸正以斃兮
奚所憾尚其似之兮後之人

周舜弼墓誌銘

君諱謨字舜弼姓周氏其先會稽人八世祖勅仕南唐
李氏有軍功官至御史中丞徙居江州瑞昌縣今為南
康軍建昌縣人君資強毅果于為善有不善立改其接
物溫然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文公晦菴先生守南康
君樞衣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晝抄夜誦精思篤行南

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君嘗往就學先生
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為閩廣之交瘴癘之鄉
君又往求卒業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先生答曰講
學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
易得也居家孝友母喪疏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
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先生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
誠不徇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先生歿偽禁方
嚴君冒隆寒戴星徒走偕鄉人受業者往會葬年逾六

十矣家故貧事孀嫂撫兄之子極其敬愛交朋友處鄉
間無間言君生于紹興辛酉其卒以嘉泰壬戌葬于甘
泉鄉箬坑之原祖妣彭氏墓左嘉定戊辰七月也娶李
氏有淑德盡婦道後君三年卒其葬以君之祔穴子三
人曄昞昭皆業進士昞亦預鄉薦女適進士蔡樞崔若
訥黃萬英先生以孔孟周程之學誨後進海內之士從
之者郡有人焉先生歿學徒解散靳靳守舊聞漫無講
習微言不絕如綫獨康廬間有李敬子燾余國秀宋傑

蔡元思念成胡伯量泳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
是讀李一集迭主之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
以善有過規正之歲月浸久不少怠輟始仕江湖間因
得交于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間從諸君
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里集中來會者十
七人皆佳士也何其盛哉于是君之子曄述其父之行
拜且泣曰吾父入閩與子交最厚墓木拱矣銘未立將
有待也子辱與吾黨之士遊又辱過其里敢請又泣曰

自先生守南康吾鄉之士始知學自吾父入閩士始不
遠千里從學吾鄉之為李集亦吾父發之今歿而無傳
焉敢固以請嗚呼舜弼之學行修諸身行于家又取信
于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今吾病且老不能遂卜
居之志將季集之約歸語其鄉人使行之斯文之不至
湮晦非舜弼之力歟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廬阜兮蒼蒼彭蠡兮湯湯地靈兮鍾秀物產兮多良諸
儒兮勵志吾道兮有光夫君兮始倡沒世兮不忘

吳節推墓誌銘

君諱居仁字溫父姓吳氏建陽縣考亭人考亭溪山之勝甲建陽文公晦菴先生卜居之君其西隣也先生以道學訓後進四方之士日造焉暨君至則竦然起敬延之上座語移晷乃退榦嘗私請焉曰此真廉吏也嗟異者久之又數年先生為榦買地結廬徙其家以居則又為君之西隣焉于是始識君君亦折輩行為道義交故知君之履行為尤詳君歿之十年仲子從周以其壻葉

士龍之狀為書走漢陽曰吾父以廉介自守既歿而無傳焉諸孤責也又曰吾父受知于文公又獲與子交文公歿矣述吾父之行傳諸後非子其誰餘既與君為鄰有雅故其奚辭君之曾祖睿仕至承議郎知福州侯官縣有廉聲妣安仁縣君黃氏祖天覺妣陳氏父懋功妣江氏君自少以學行為鄉閭所敬長貢于其州晚以特恩補官為福州古田縣尉再轉為潭州攸縣丞秩滿為融州節度推官君仕所至勤于職業以儒飾吏聽訟必

以人倫大誼斷曲直部使者下其所斷為州縣式居官
常俸不足自給君洗手奉法一毫不妄取古田之人稱
其清廉世所絕無以俗語目之為生羅漢邑人思之至
今丞滿不能歸邑長以富民之訟產者囑君且曰行計
可辦矣君笑曰此言何為至我哉遂徒步以歸廣西部
使者知君貧不可以不義屈也委君行視十邑倉粟一
切餽遺悉卻之大為當路所知共薦之而君歿矣同寮
交致賻始能以喪歸君生以建炎丙午其歿以開禧丙

寅葬于其鄉均亭里石溪之原娶翁氏先君二十年卒
子三人有洽從周子容今其存者從周也女一人適進
士黃拱孫男四人椿田杞柳孫女二人長適進士葉士
龍讀其狀皆生平閭里所聞見可考不誣也嗚呼貧固
人所難處君老得官且家貧又多累獨能以廉自將是
則真可敬也其為大賢之所推許也宜矣吾聞君之八
世祖殿中丞文靖與其弟比部員外郎文秀自國初擢
第歷仕三朝祥符三年同日告老辭位而天子以三朝

元老加賜章服以華其行時人榮之以比漢二疏侍郎
李虛已以詩餞之有棠棣陰中齊拜表眷令原上對
懸車之句然則君之清風高節其源流固有自也吳
氏之先自太伯避位逃奔于吳孔子稱其至德其後
季札有賢德孔子題其墓今君亦以廉見稱于文公豈
其苗裔耶何其多賢也抑予有感焉始予為兒童從先
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貪者皆鄙賤而不
與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孫至無以為食人猶

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矣視俗之所尚大與曩者異
一簿若尉而求田問舍之計畢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
不若是則子孫惇然折而為廝役者有之榮辱之殊如
是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嘗思之廉而貧賢也貪而富
盜也貧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孫驕且驕習
見其父祖之所為而效之其為盜可勝既耶孰貴孰賤
必有能辯之者予因吳君之事併書之以為世戒且以
勉其子孫銘之曰

謂貪為可樂兮，跖名以盜，謂廉為可貴兮，夷死于餓。歷前聖以折中兮，跖之鄙而夷是慕。嗚呼賢哉，是謂有宋廉吏吳君之墓。

知果州李兵部墓誌銘

嘉定十年冬十月壬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果州李君諱道傳，字貫之，以疾終于江州之寓舍。聞之者，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涕洟，相與語曰：「是刻意勵行，求聖賢之道，而能踐其實者，是立天子殿上，危言正色，為宗社無窮。」

之計是懇惻愛民救菑捍患江東父老子弟數十萬皆
得全其生者是利祿不能動其心者是危險不能易其
守者斯人也止于斯可哀也夫明年冬太常寺丞知南
康軍陳宓以書告于長樂黃榦曰李君有惠政于江東
樂與此邦之士遊今亡矣從之遊者祠之廬山棲賢寺
子與李君交最厚願有記榦悲君之不可復見遂為之
記以見君之誠于身信于友也又明年君之兄弟若子
以君門人牟桂之狀來請銘又得以考君事業氣節而

備書之尚何辭君隆州井研縣人曾祖公錫祖發宣義
郎父舜臣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贈朝請大夫宗正公
官中都君年始十一試胄監中貴人主選者異之曲加
問遺君端坐不顧識者卜其異日之所守矣少長讀程
子書知講學涵養之要玩索理義至忘寢食雖處閤室
整襟危坐肅如也未冠博通經史百家為舉子業不逐
時攷較于有司名常出衆上賜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
州司戶叅軍秩滿移蓬州州學教授開禧用兵盜窺散

關急君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君痛憤見于詞色
即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制置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
非雄材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困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
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亦使盜知中國有人稍息
窺覲即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逆儔趙亮以曦意脅君
君以誼折之遂棄官歸逆曦平有奏君抗節不撓潔身
自全者詔進官二等由是中外交薦嘉定二年召除太
學博士宰屬有子以誦書應試風同列囑君君卻之兩

學之士多君有守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沂
邸有母之喪官吏例進秩君曰有執事之勞者推恩可
也吾輩何與焉辭不受遷秘書郎閱月又遷著作佐郎
見上首言人才盛衰係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尚正學
取故侍講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
書頌之大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
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君君不為
動兼權考功郎官令史有以某御史意求更定欲筆者

君曰欲筆不可改也自是六部郎官缺君遽攝之幾二
年無敢干以私時新進用事贓賄成風會再對首言今
名優儒臣實取才吏刻剥殘忍誕謾傾危之人紛然進
矣君求補郡執政使諭曰進書近可待也請愈力六年
差知真州君至按圖牒覽形勝歎曰要地也可無備乎
城圯弗治前守請于朝得緡錢斛米以數萬計甃護之
所費僅四之一君益以郡計盡甃之並江居民視城中
幾十倍請築翼城不報乃請築兩石壩益浚二壕緩急

有警復決州之東西陳公塘以水為阻而人心始固矣
創築倉廩請廣儲蓄上出內府錢命增糴四萬斛以實
之忠勇軍舊千人亡者半君既募足乃為置統率嚴教
閱譏出入禁役使軍政肅然復條弩手民兵按閱之法
上之及請六合戍兵聽守臣節制皆報可君以禮下士
數詣學校誨以聖賢經訓瓜步故有魏太武祠牲幣湊
集君曰此地昔拓跋燾所踐蹂宜宜獲祀悉取土木偶
投江中以除民害七年秋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

公事將行別儲郡計錢四萬緡為樓櫓費弛負輸亦萬緡去之日帑庾視始至皆倍焉君之為部使者按行屬郡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大黜小逐百餘人狴獄不當繫者二百餘人盡釋之弛負錢一十餘萬緡決訟牒二萬餘紙所過村落細民愬事者日夜坐而聽焉無不得其情而去池陽戍將以責賄不滿意杖其統制官幾死其弟愬于君不受愬愈切君逮繫之密以告江淮制使移他屯得不死後制使奏言軍帥以求

貨杖殺將士歲至六七百人自今將佐有罪並送所在
州論鞫如律奏可蓋自君啓之夏大旱君應詔言楮幣
之換官民如讐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刻
剥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多從之時三部使者分賑
九州君得池宣徽三州十八縣獨居一路之半得濟糶
米三十萬斛錢一十萬緡通商勸分足以均給君既分
委寮屬又躬行省視窮冬風雪中竹輿上下山坂深村
窮谷靡所不到起十有一月盡明年四月無一人捐瘠

流徙者鄰郡九江來告急亦輟糴舟濟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新宣城守素無廉稱君奏罷之主之者大怒郡號凋弊乃命君攝事以困之君撙節關防府計充裕郡為大斛以受民租悉剖而更制之是歲減民輸七萬斛既又捐夏稅緡錢亦五萬去郡之日帑庾視始至亦數倍君視民疾苦如已隱憂為之興利除害如已嗜欲推行晦菴先生社倉之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社倉之法獨盛江東人蒙其利江東豪民詭籍寄產以避

差役某王府物力四千緡莫非詭寄君請勒王家吏齎契券質驗仍申嚴限田之法自是豪猾不得肆貧弱少紓矣浮梁德興民訴役錢增重為考其實歲用之外盡蠲之君子寮屬待之有禮至于舉刺斷之以已不為貴要所移初除真州偏白輔臣臺諫以薦舉請託之弊願公舉以勵職業比終更莫敢以書至者及使江東兼攝臬事所舉多不識面受舉者亦莫知其故也新南康守貴勢子也庸下躁妄君劾之久乃予祠廣德守臣觀望

劾郡博士且詆轉運使真德秀乞避之君請覆實守坐
免徽守丐倚閣月椿錢為總餉者所劾都省亦言本州
玩視朝廷君為力辯且言所行荒政實出已畫守竟奉
祠去君既孤立多忤已浩然有歸志會吏部侍郎胡榘
舉君自代遂引疾丐祠不許令君入奏事再辭又不許
遂入對首疏二千言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至侍從臺
諫闕失無不歷歷為上言之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治
亂者聞者為之悚然上寬容不以為忤也言者論君務

為已勝昧于體國除兵部郎官力辭差知果州薦君者
方為君恨而不知君之簡奄宦折逆黨其平昔植立已
如此安有去就出處不能擇其所主而顧為不義屈哉
君聞臺劾下即解舟過京口與其友劉宰登茅山次九
江入康山山南北之士皆來會幅巾藜杖窮極勝槩飲
酒賦詩不知為逐客也君既得疾即請奉祠乞致仕皆
未報疾革屬其友南康李燾以後事一本朱先生之禮
釋老之說皆不用手為書別兄弟召大兒達可坐床下

記遺言尤以謹藏伊洛之書讀之為囑九江蔡念成舉
易簣語以告則對曰不敢忘已而命左右出下帷少頃
視之已長往矣年四十有八特轉一官朝請郎致仕命
松江轉運司致其柩還蜀君氣稟清明容貌端直望之
若不能勝衣而其中屹然不可犯羣居終日寡言笑而
溫潤之色即之晬然孝友出于天性內外屬之貧者死
喪嫁娶悉為經紀輒分俸贍之立朝介然無阿附然沉
靜安詳人亦莫能窺其際也儀真俸素厚捐其不當得

者宣城之祿厚于庾使取其薄者四方聘幣皆不講與僚吏寓公過客為禮酒不過五行非公會不作樂其恬淡寡慾無所係累則學問之本已先立矣自宗正公始以文學行誼為學者師誨諸子必以聖賢為法兄心傳不樂仕進窮經博古為西州之望其所著述多行于世其季性傳亦力學自好其進未可量也君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履一歸于正君既擢第慨然有從學武夷之志屬以家難不果行及為中都官

訪求所嘗從學者相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謙虛下問
晝夜紬繹宏綱大義微言奧旨靡不研究又得門人所
錄問答反復參考鋟版以惠學者然其為學篤于實踐
不為空言于經史皆未有所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于詩
文平淡條達亦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其沒也其家
裒其遺藁定為五十卷君之所得不盡見于此也君篤
于為學蓋有樞衣升堂涉歷歲月莫能及者故其事業
氣節卓然可敬而窮達死生不能累其胸中也士大夫

不悅學久矣投之事物膠轕之中依阿顧望無益于成敗之數窮通得喪之來利害未毫髮比顛冥昏瞶棄其所守者皆是也聞李君之風得無少愧乎若李君者可謂有道之士否乎是可以付之萬世之公議矣君娶眉山史氏封安人三子達可國學進士當可少穎悟莊重如成人後君八閏月而天獻可尚幼以君命為伯父後三女長適迪功郎新資州盤石縣主簿杜曄次尚幼其季後君九月而天君以嘉定十五年八月甲辰葬于眉

州青神縣盤龍山之原詎宗正公大墓十里銘曰

大學之道曰知與行博文約禮玉振金聲知而不至如
眇斯視行而不力如跛斯履允穆季侯稟資清明志篤
行堅心通義精曰豈徒言靜存動省暗室屋漏必戒必
謹中外踐更遑恤我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民方阻饑
慈母來哺哀職有闕肝膽披露窮達死生浮雲太空以
身任道萬折必東有言有行為訓為式勒此銘詩以詔
罔極

林存齋墓誌銘

存齋先生林君公度諱憲卿福州懷安縣栗山人天資壯重篤實淵粹自少已為佳子弟處學校輩行推其賢喜從當世知名之士遊聞濂洛治心修身之學欣然慕之受業朱文公與所嘗從學者友日以孔孟六籍周程之書磨礱浸灌克養其德性色溫氣仁言必擇而後發舉動造次不失繩墨與人交先自下聞人善若出諸己表裏洞徹人無間言少孤事兄如父撫兄子如己子飲

食起居不忍一日離事瑣細以身任之相戒飭必曰勤儉
家人有所為小大必咨而後行視親族鄉黨如其家有無
患難相調卹惟恐後誨鄉之子弟必以理義從容談論終
日人交感其誠樂其和相勉以善故雖山谷窮處儒風之
盛不減都邑循循雅飭不問可知其為存齋徒也生平交
遊皆已致身貴顯君獨翛然大山長谷中坐幽亭俯清池
吟風弄月不知窮通榮辱之變也文公晚得君稱其忠信
勉以學及屬纊猶惓惓與君決文公沒君痛甚耆學益

苦其徒吳宗萬林士蒙皆志篤行堅可與進道二子相繼歿君益悲望後輩日益切而君亦老矣年七十嘉定丁丑六月壬戌以疾終于家君之曾祖菁祖茂父齡皆世積賢厚迨君學行始著君不娶兄守卿之子蕃主君喪哭之也猶父子鄉人哀之也皆曰吾師逝矣吾誰與歸相與即存齋祠而祀之所謂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者君雖不娶不為無後也越三年己卯九月辛酉葬君南山之麓蕃以君之治命來請銘予與君交最久不敢辭

嗚呼若君者古之所謂躬行君子也夫銘曰

學有本修諸身行于家及鄉人施不遐道則伸琢斯珉
示無垠

郭夫人墓誌銘

夫人龍舒郭日休先生名作德之女臨川晏元獻公曾
孫名異之配既歿而狀其行者河東薛慈儉既葬而為
之請銘者新城黃義勇叙其事而銘之者長樂黃幹予
嘗從宦潛皖愛其土俗之美聞兩家世德為尤詳與薛

黃二君交相好也日休博學有行義為淮人所宗師晏氏望族世守禮法薛君耆儒黃君名士皆謹然諾不輕許可則夫人性行稟賦薰習始為女中為婦終為母各盡其道可書如狀不誣也夫人端靜敏慧聞講誦輒通大旨嫻于女功極其精巧既嫁閨閭如賓能勉以正夫黨繁行遇以恩禮咸得其情執夫之喪哀痛摧毀既免喪不御綺縠宴遊之會不赴創書室蓄經籍擇端士為子師禮以齊家儉以足用迨其晚歲資生之具倍致昌

阜親屬貧者月給之里巷死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力調
之歲或艱食輒發廩平其價夫人之德見于狀者此其
大畧也予嘗嗟夫世之稱婦德者必曰柔靜然非剛嚴
方正以濟之則昏愚庸弱之敗人家者多矣夫人年方
三十夫死子幼獨能以禮節防其身以義方訓其子以
勤儉富其家又能斥其有餘以及族屬鄉黨無秋毫顧
惜意介然烈丈夫之所為非所謂至柔而動剛至靜而
德方者耶夫不能鞠躬盡瘁以直道事其君務為脂韋

軟美以偷合苟容者士大夫猶為之況敢責之婦人女
子乎予以是益歎夫人之為賢也夫人孀居四十有八
年享年七十有九以壽終子男三人紹祖茂祖榮祖女
一人適鄉貢進士吳綰孫男十一人煥燿炳奕煜煒熾
忻燧熿燐女八人振振之盛又如此天之報施善人何
如哉夫人歿嘉定癸酉九月葬于長樂鄉大園窠乙亥
九月銘曰

婦人之德柔淑靜專濟以剛方其德乃全豈惟婦道臣

道亦然靖共正直曷其有偏承顏順旨為世所賢亡國
敗家伊誰之愆孰若夫人行通于天子孫振振眉壽永
年于昭厥聲勒銘幽阡

楊科院墓誌銘

文公朱先生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
士之志于學者置賓賢館以處之楊君士訓字尹叔實
與焉予以諸生從始識君君年尚少已為儕輩所推重
戶部郎中王君遇剛介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予與

王君文最厚知君志行為尤詳已而聞君擢進士第初
試吏為福州古田尉再轉為潮州海陽丞福州永福令
古田永福又予鄉之鄰邑也君之政譽益有聞于人會
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餉君亦以邑最
為諸臺交薦遂以選差監鄂州糧料院未幾聞君歿累
官至宣教郎年五十有八嘉定己卯三月二十有六也
將以明年正月壬子葬于漳浦縣永清里官陂之原其
孤以予與君有雅故來請銘所以敘述君之本末者皆

予所親見聞也君之曾祖絳祖宗孟世積厚德至父成大始貢名禮部君醇靜警敏少刻厲自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劬書不為獵涉綴緝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文公嘗稱其學已知方則其望之亦至矣持身謹恪一語笑不妄發處家內外肅然少孤事祖母孝遇所願欲雖行數十里不憚艱險以求順適其意所不樂一毫不敢有所拂有疾訪醫行禱循陔百匝鄉空悲泣疾瘳乃已既歿執喪盡禮及葬廬于墓左朝夕哀號至毀瘠骨

立終喪鬢髮盡白仕于其邑者相與為詩歌以詠其事
厚于親族急難困乏竭力調救之雖功總之戚必為之
制服蔬食朋友貧願稱貸者倒篋予之無吝色故君之
內弟有同居終其身者及君之歿水漿不入口者累日
寫其悲痛之情見之篇什有人所不忍聞者其居官一
以寬和為主不為震厲立威名善者扶之豪者柔之人
亦感其誠不肅而自化民有爭訟先以禮義曉譬有遂
釋所爭而去者至決事姦無所容而曲直咸得其情其

治永福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師壇有以
民俗險健為言者君不敢鄙夷其民推誠以待之邑之
人士誦君之德不容口有曰公之德量汪乎如不撓之
波公之接人溫乎如可愛之日潛心可質之上帝操行
不欺乎暗室諸臺亦以愷悌慈祥聽訟平允薦之皆實
錄也自北鄙兵連民疲轉餉而士不宿飽至舉荆襄兩
路軍儲以屬君君亦以忠誠懇篤慨然任其責上下相
慶以為得人未踰月君歿行道之人皆為之咨嗟涕下

君素廉介至無以為歛總餉者義之帥其僚屬為之具棺櫬備舟車護其喪以歸觀君所以感于人者如此則其歿也不獨為君惜也蓋君資稟既厚而又切于為己之學故其立行無瑕玷而孝道之篤尤人所難及措之事業雖未能大見于世即其已試者克之顧亦何施而不可哉嗚呼習俗之薄久矣不學者無以議為也學焉者工言語事容飾植聲名殆類知道者胸中所存矛戟森列雖父子骨肉間不能盡其道多矣況他人乎況以

臨其民乎若君者非古之所謂篤行君子乎君之子七
人景亮鄉貢進士次塵為族人後次其餘天君之教子
以孝悌忠信為先其餘利祿未嘗一語及之故其諸子
皆篤學謹行克世其家予既深識君而又參之以師友
公論之所推許是宜銘銘曰

厚其根其實不蕃流之長不如其源天命靡常定理則
存濬其源毋伐其根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李知縣墓誌銘

幹少居里中聞秘閣李公之賢每朔旦必齋宿往造焉
公不鄙延之坐語移日凡治身處家事物之應酬古今
治亂得失之故隨所扣無倦色其好善如不及其於窮
通榮辱之變泊如也公于是老矣後十餘年友人余元
一為邑同安稱其主簿之賢不容口問其出則秘閣公
之季子也于是始識君又十餘年君以南安丞轉為廬
陵丞秩滿調安遠令又以部使者交辟改為龍泉令幹
適從宦江西去君治所率不過數舍聞君治行為尤詳

又數年君以薦者改秩為令惠之歸善未幾聞君以疾終官舍嘉定己卯七月十九日也君以父任累官宣教郎享年五十有四秘閣之賢宜有子矣君又真能世其家者幹遊君父子間幾四十年老而歸日求里之賢者與之處如君者不數人而君歿矣明年四月二十有二日葬于侯官縣保安山之原其孤憫述君行實來請銘遂叙其事而銘之君諱大訓字君序其先金陵人國初徙合肥靖康間始入閩今為福州閩縣人五世祖諱先

以儒起家擢天聖五年進士第歷官中外所至有聲孫
公覺稱其有古循吏風以大中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
先生朝請郎贈朝議大夫諱庭玉庭玉生朝奉郎贈金
紫光祿大夫諱彥倫是為君之曾祖與豫章黃太史為
文字友彥倫生奉直大夫贈紫光祿大夫諱廡廡生
奉直大夫直秘閣諱士龍君端重警敏弱不好弄居家
孝友祕閣公深器之少長篤意學問聞伊洛之學忻然
好之得朱文公大學中庸朝夕諦玩非其類不交鄉鄰

罕識其面冲淡寡慾若無意于世者至居官則恪意盡
瘁勇于敢為薄職卑而冷例求奉檄入幕府簿書斷絕
吏緣為姦君洗手據案會計纖悉終日不倦民產登降
官賦贏乏無逃者兩丞劇邑南安踵積弊姦豪受民賦
與吏相表裏不以入賦日虧民苦追逮君課吏籍其姓
名與所受之數按籍以索不擾而辦廬陵歲委官受租
前期請囑相攘奪既得與吏為市民苦重征官受惡粟
選可委者以屬君君洗手奉職盡革前弊公私便之歲

適大旱獄囚淹滯檄君慮之有以尙寇繫者七十餘人
君得其正犯十餘人皆伏辜其二十人則為所驅迫餘
皆平民官軍掠之以示多獲獄具白之主將捕盜者力
爭庭下君與之辯明日復以告爭愈力君正色曰將官
殺人軍前則獄官不得與今既付獄是非曲直當聽有
司君安得輒爭乎所活五十餘人有尹四者或謂賊將
不當釋君辯其非後數日果有執尹四將以至者人方
大服峒寇猖熾焚燒兩邑峒連湖廣三路騷然官吏縮

手畏道君往來兵間無虛日萬安通寇境君攝其事烽火屢警君不為動密調義丁戍兵以備之賊不得逞而去郡委官湖南議夾攻之策難其人咸謂無以易君者潭帥曹彥約得君大喜偕行討賊迄事始歸峒寇新平龍泉遭焚蕩人心憂疑負固喜亂者尚跳踉山谷間君既去官以辟就職招集流亡一意撫摩蹂踐之地朝廷蠲兩稅君復請寬年限又請于州給錢積穀以備凶荒大軍撤戍君謂不可無備請置隴頭寨以捍外寇留戍

兵五百以護縣郭新作縣門示以閑暇人情始安青草
明坑二峒素桀驁或請勦之以息後患君曰獨不可理
諭乎招其酋長十餘人或戒以勿往皆曰李知縣非欺
人者既至為具勞之諭以禍福皆泣謝誓不敢他志于
是籍鄉丁明保伍使聽命隅官又擇其有信義能帥衆
者為都隅官以統之有警則互相防守不率則更相糾
察衆皆歡呼而去相與勒石于石筍峯頌君德以明不
敢有負自是鄰邑連歲竊發以此曹不從亂皆莫敢入

縣境君子理煩剗劇如此至于歸善事簡俗醇治以安
靜以民未知禮鬪狠告訐形于親族衣冠喪葬無復品
節為文戒之民俗自化君既簡追呼罷科抑民亦田里
相安訟獄衰息可以卧治而君歿矣簿書財穀獄訟甲
兵俗吏誇之以為能而儒生所不道禮樂教化儒生喜
談以為名高而俗吏見為迂濶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
數千年間天下無善治若君者倥傯則力事功閒暇則
修禮教儒而不腐吏而不俗此豈常情所能及哉君所

至以廉勤整辦稱其在江西臺府交薦君自處恬然未嘗曲意阿世故功多而報嗇其于財利未嘗秋毫經意故其歿也以田易地而後能葬嗚呼是可謂賢者也君娶陳氏子三人個价偃皆業進士女三人長適浙漕進士林夢庚次適迪功郎汀州寧化縣尉林光謙次在室

銘曰

業紹于家學修于身行孚于友利加于民何辜于天有志莫伸聚散倏忽如空中塵顏夭跖壽孰暴孰仁不亡

者存視此堅珉

族叔處士墓誌銘

黃氏居福州城東三百年釐而為三派而為六後有他
徙者自同慶而下子孫存者無慮四十人挾策為儒者
累累不絕紹興間察院公始以篤行直道清名高節著
聞當世子宣教君杲通直君東亦皆孝友廉潔挺挺有
父風又六七十年後路之黃諱叔慈者生先覺先覺生
俊卿俊卿生公諱凱字舜舉獨能以勤儉大其家苦學

守禮法教其子南金宗尹宗傳皆雅飭為良子弟南金以弱冠預鄉貢宗尹亦繼入太學一門之盛庶幾哉察院公之遺事矣嘉定庚辰十月丁丑公微疾終于正寢初娶何氏後娶陳氏子三人女一人婚嫁皆未畢而公之年僅五十有二乃不及享其盛大之福識與不識無不為公流涕也命之脩短懸于天矣勤儉苦學守禮法者人也一族之間三百年之久其盛不過再世皆以勤儉苦學守禮法得之則公之行信可書公之子弟與凡

吾之族人皆知以公為法則吾宗之大未有艾也其年十二月壬午葬公於桑溪艮山之原其族榦為之誌其墓而系之以銘

家之興替不于其家于其身天之報施不于其天于其人謂予不信視此堅珉

林處士墓誌銘

龍門三灘之勝清邃雄特著于永福有隱君子諱仁澤字德俊居之篤行遠識信于鄉之人大理卿黃公景說

國子博士杜公申皆鄉鄰之望嚴介少許可道君之賢
亶亶不絕口翰嘗欲禮于其廬未能也間與其弟若子
遊則如見君焉投老來歸卧病田里不復有志于當世
之賢豪而君亦已為古人矣其子宋偉踵門泣且拜曰
葬有日願請銘考其弟羽所述之狀則君奉親以孝聞
事寡嫂如母撫子孫極其慈視兄之子若己子樂賓客
喜施予處鄉閭以和遇童稚如成人田夫野叟如敵已
樂君之德斂衽而稱道之者內外無間言家故多貲中

更變故簞瓢屢空人不能堪君處之裕如也及其子入太學升舍選疲精竭力營菽水以進其親有餘矣君不為喜厲其子以學尤嚴以切自號龍門牧翁放懷山水之間賓朋觴詠終日翛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利害得喪與夫橫逆之來一以虛舟視之不為毫髮自累忽一日晨起命家人具酒肴集羣從語以死生旦晝之常若相訣別焉者于是治楸枰相丘隧舉酒屬客笑傲其旁觀其神彩無異平日後數月以疾終于正寢蓋君之兄仁

實嘗受業于晦菴朱文公退而講習如師友厭棄科舉
刻意聖賢之學嘉言善行沉潛玩繹終其身不少懈則
君之自得周旋乎日用之間傲睨乎塵俗之表其以是
歟予嘗疾夫世之學者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
行不若市人其謹畏自將者僅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
辱死生之變鮮不悖繆喪其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
道哉況于不學者哉若君者可謂篤行遠識之君子矣
君之曾祖校祖覺民父必先世積厚德母黃氏外祖純

夫以文章行誼著于州里娶黃氏先君卒三十年子男
女各一人男宋偉女適進士黃淵孫男女二人君之生
以紹興壬申其歿以嘉定己卯十月明年十月壬戌葬
于東山之麓銘之曰

龍門之鸞昔所遊兮東山之麓今所休兮生死旦晝等
一漚兮與化俱逝將安求兮俯視斯世據若囚兮何千
萬年樂斯丘兮

朱夫人墓表

賜冠帔夫人朱氏紹興丞相魏國公之季女常德臨汀
郡侯之女弟是為某官陳公之婦都昌令元平之妻子
七人女三人享年若干以慶元五年某月歿于福州所
居之小寢元平方調官上京聞其喪哭之甚哀將以是
年某月葬于某鄉某山之原元平三過予而言曰此吾
賢配也丞相魏國公酷愛之吾從宦遊四方坐曹不少
暇凡于裘葛瑣碎歲時薦享賓客問遺得以無闕漏者
惟夫人是賴吾之子非夫人所生者凡三人夫人撫之

無毫髮異意飲食衣服必先其夫若子不足則啜空器
衣敝襦泊如也夫少為人子長為人妻又為人母能若
是亦可以為賢矣乎今臨汀公既為之誌其壙矣吾與
子交最久且厚吾猶不忍吾妻之泯泯無聞也子盍有
以表其墓乎余惟婦人之行不聞于外知夫人之賢者
莫若夫與兄臨汀公既為之誌元平復與子言如是予
尚何言哉予與元平交且二十年元平慷慨奇男子也
生平視世事不如意輒上書闕下論得失斥公卿賢不

肖立部使者郡太守庭下辨事可否刺口斥言不少忌
以是官不遂家故豐厚坐是反困約予觀元平之所為
與其所遇如此意其妻孥當甚苦之然賓客過元平之
家輒笑語移日其盃勺穀核皆若素備以待元平不時
之需其飲饌陳設必精以潔其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
奴隸趨走執事惟謹大不類元平之為人朋友患難雖
甚之輒罄囊以賙之升堂琴瑟和鳴之聲聞于外予於
此有以見元平夫人之賢矣婦人之行莫大于順其夫

由貴盛而處窮約雖男子有不能堪者今夫人乃能與元平相安如是是可謂賢乎元平所與朋友見元平之豪俊不可羈束鮮不病之視元平之官不遂且貧鮮不姍且笑則元平之友反不如元平之妻者多矣禍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歿勢利使其妻妾相訕于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如元平之家乎故予于夫人不惟有以見其行而又有以厲當世不惟有以見夫人之賢而又有以見元平之能型其家也

是為表

仲兄知縣墓表

慶元六年五月十有一日通直郎知撫州樂安縣事黃君東字仁卿至撫州之一日以疾卒于郡學之官舍教授劉君瑱發其篋視之金無餘藏問之左右則君未至州而糧已終矣劉君亟取其家器皿質金買棺製衣以襲以斂徧走部使者臺郡寮屬以告而調之丞相廬陵周公以幣來賻旁縣他郡聞君名者雖非雅故亦交致

禮然後君之喪與其孤幼始歸達于福州嘉泰二年秋
九月葬于懷安縣桃枝山保福僧寺之東北隅君之家
世族系見于晦菴朱先生所誌御史公之墓君公之次
子也遺澤補將仕郎歷任迪功郎監吉州酒務全州法
曹關陞從政郎南劍州沙縣丞轉文林郎監衢州稅務
轉承直郎改秩通直郎知吉州萬安縣丁內艱服闋受
今任君天資警敏而簡默遲重訥然如不能言者少遊
鄉校多為先輩所稱道屬文賦詩思致清古遇事無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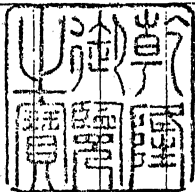
細咸研精極思其所規畫人莫測其意及臻厥成往往歎其不能易也故其居鄉親故事有難理者必即君謀之及當官雖筦庫之微而部使者郡太守民訟難剖者悉以委君同寮聯事者文書非君莫敢決問遇詰責率賴君以免故君之所泣輒有聲稱而既去無不思之者廉介之行人所難及常俸之外凡以利得者皆卻不受官之雜金苦數諸吏以給公用者一切屏之每之官警盜之卒非法所應役者遣之雇夫之金非法所應用者

歸之既終任供帳之屬一毫不以私其家故相番陽趙公知君之貧其帥閩也屬君校書而月饋之謝不可則受什之一二請君攝事鄉邑辭曰有先人之訓不敢違居官辦職不為表襮以求人知所至未嘗以姓名通諸司剛介自持雖州縣長吏不敢溷以私事所當爭則脅以斥逐不顧也以是官既不達而家益貧然君處之如未嘗仕衣食疏糲妻孥以下有不能堪者築室先壠之側仕已則居焉日與田夫野老出入桑麻之間頗有終

焉之志以家事為累未能也御史公既歿家無餘財田畝之入不足支數月君奉太夫人撫弟妹三十餘年中米鹽瑣細靡不躬歷黽勉有無未嘗告憊以故太夫人之意甚適而弟妹亦皆賴以有立俸入之餘銖寸積累嫁女弟從女弟及弟之女凡三人至遣弟之女則囊篋絲縷無餘矣嗚呼以君之才識豈不足以致富貴至于貧困者取于人者廉也以君之簡儉縱不至富貴亦豈不足自給至于死無以為歛且無以為歸者施于弟

妹者厚也無所利而為善古人猶難之若夫顛連困躓
以身徇義沒齒而無悔視古有道之士見善明而用心
剛者何如也君娶延平張氏有賢德事姑孝處內外以
和寧能承君之意君初無子得張氏女撫養之復以叔
弟之子為後君歿前三歲有子安孫既歿有遺腹子曰
寧孫惟吾家自御史公潔廉慈愛惠利著明當世號稱
名卿伯兄杲亦以才氣超逸克世其家今君所自植立
又如此三子皆幼而二弟亦已老矣大懼君之行泯泯

無傳將無以著吾家世澤之美而昭先訓之無窮也遂誌其梗槩如此以表諸墓而示後人使有考也季弟迪功郎監嘉興府崇德縣戶部石門犒賞酒庫幹述



勉齋集卷三十八